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經子解題

呂思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 子 著 集

卷十一 卷一 卷一

周 子 著 集

題 解 子 經

周 子 著 集

行 營 院 書 庫 藏 書

經子解題

呂思勉著

國學小叢書

經子分類

分類

經子分類

呂思勉著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者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A GUIDE TO CHINESE CLASSICS AND
PHILOSOPHICAL WORKS

By

LU SZU MI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自序

本書皆予講學時所論，及門或筆錄之，予亦稍加補正。羣經及先秦諸子之真者，略具於是矣。所積既多，或謂其有益初學，乃加以編次，裒爲一帙，印以問世焉。此書有益初學之處，凡三：切實舉出應讀之書，及其讀之之先後，與泛論大要，失之膚廓，及廣羅參考之書，失之浩博，令人無從下手者，不同一也。從前書籍解題，多僅論全書大概，此多分篇論列，二也。論治學方法及書籍之作，亦頗浩繁；初學讀之，苦不知孰爲可據，此所舉皆最後最確之說，且皆持平之論，三也。然學問之道，貴自得之，欲求自得，必先有悟入處。而悟入之處，恆在單詞隻義，人所不經意之處，此則會心各有不同，父師不能以喻之子弟者也。昔人讀書之弊，在於不甚講門徑，今人則又失之太講門徑，而不甚下切實工夫，二者皆弊也。願與承學之士共勉之。驚才自識。民國十三年七月。

經子解題目錄

論讀經之法.....一

詩.....一三

書 附論逸周書.....二二

儀禮 禮記 大戴禮記 周禮.....四一

易.....六四

春秋.....七〇

論語 孟子 孝經 爾雅.....七九

論讀子之法.....八三

老子.....一〇四

莊子.....一〇九

列子.....一一八

荀子.....一二一

晏子春秋……………一二九

墨子……………一三〇

公孫龍子……………一三八

管子……………一四一

韓非子……………一五一

商君書……………一六〇

尹文子……………一六三

慎子……………一六六

鄧析子……………一六七

呂氏春秋……………一六八

尸子……………一八四

鶡冠子……………一八六

淮南子……………一九〇

經子解題

論讀經之法

吾國舊籍，分爲經、史、子、集四部，由來已久。而四者之中，集爲後起。蓋人類之學問，必有其研究之對象。書籍之以記載現象爲主者，是爲史。就現象加以研求，發明公理者，則爲經、子。固無所謂集也。然古代學術，皆專門名家，各不相通。後世則漸不能然。一書也，視爲記載現象之史，一類固可，視爲研求現象，發明公理之經，子一類，亦無不可。論其學術流別，亦往往兼蒐並采，不名一家。此等書，在經、史、子三部中，無類可歸；乃不得不別立一名，而稱之曰「集」。此猶編新書目錄者，政治可云政治，法律可云法律，至不專一學之雜誌，則無類可歸；編舊書目錄者，經可曰經，史可曰史，至兼包四部之叢書，則不得不別立叢部云爾。

經、子本相同之物，自漢以後，特尊儒學，乃自諸子書中，提出儒家之書，而稱之曰經。此等見解，

在今日原不必存。然經之與子，亦自有其不同之處。孔子稱「述而不作」，其書雖亦發揮己見，顧皆以舊書爲藍本。故在諸家中，儒家之六經，與前此之古書，關繫最大。

古文家以六經皆周公舊典，孔子特補苴綴拾，固非今文家之偏者，至謂六經

皆孔子手著，前無所承，亦爲未是。六經果皆孔子手著，何不明白曉暢，自作一書，而必僞造生民，虛張帝典乎？

治之之法，亦遂不能不因之而殊。章太炎所謂「經多陳

事實，諸子多明義理，賈馬不能理諸子，郭象、張湛不能治經」是也。

與章行嚴論墨學第二書，見華國月刊第四期，按此以大較言之，勿泥。又

學問之光大，不徒視前人之唱導，亦視後人之發揮。儒學專行二千年，治之者多，自然日益光大。又其傳書既衆，疏注亦詳。後學鑽研，自較治諸子之書爲易。天下本無截然不同之理，訓詁名物，尤爲百家所同。先明一家之書，其餘皆可取證。然則先經後子，固研求古籍之良法矣。

欲治經，必先知歷代經學變遷之大勢。今案吾國經學，可大別爲漢、宋二流。而細別之，則二者之中，又各可分數派。秦火之後，西漢之初，學問皆由口耳相傳，其後乃用當時通行文字，箸之竹帛，此後人所稱爲「今文學」者也。末造乃有自謂得古書爲據，而訾今文家所傳爲闕誤者，於是有「古文之學」焉。今文學之初祖，史記儒林傳所列，凡有八家：所謂「言詩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

舒」是也。東京立十四博士：詩、魯、齊、韓、書、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易、施、孟、梁丘、京、春秋、嚴、顏，皆今文學。古文之學：詩有毛氏，書有古文尚書，禮有周禮，易有費氏，春秋有左氏，皆未得立。然東漢末造，古文大盛，而今文之學遂微。盛極必衰，乃又有所謂僞古文者出。僞古文之案，起於王肅。肅蓋欲與鄭玄爭名，乃僞造古書，以爲證據。卽清儒所力攻之僞古文尚書一案是也。參看後文論尚書處漢代今古文之學，本各守專門，不相通假。鄭玄出，乃以意去取牽合，盡破其界限。王肅好攻鄭，而其不守家法，亦與鄭同。二人皆樸雜今古，而皆偏於古。鄭學盛行於漢末；王肅爲晉武帝外祖，其學亦頗行於晉初；而兩漢專門之學遂亡。此後經學，乃分二派：一以當時之僞書玄學，躡入其中，如王弼之易，僞孔安國之書，是一仍篤守漢人所傳。如治禮之宗鄭氏是。其時經師傳授之緒既絕，乃相率致力於箋疏。是爲南北朝義疏之學。至唐代纂五經正義，而集其大成。南北朝經學不同。北史儒林傳：「其在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其在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是除詩禮外，南方所行者，爲魏晉人之學，北方所守者，則東漢之古文學也。然達南北統一，南學盛而北學微，唐人修五經正義，易取王肅，書取僞孔，左取杜，而服鄭之學又亡。同導源於漢，可括之於漢學一流者也。

北宋之世，乃異軍蒼頭特起。宋人之治經也，不墨守前人傳注，而兼憑一己所主張之義理。其

長處，在能廓清摧陷，一掃前人之障翳，而直湔單微。其短處，則妄以今人之意見，測度古人；後世之情形，議論古事，遂至不合事實。自南宋理宗以後，程、朱之學大行，元延祐科舉法，諸經皆採用宋人之書。明初因之。永樂時，又命胡廣等修四書五經大全，悉取宋、元人成著，鈔襲成書。自大全出，士不知有漢、唐人之學，并不復讀宋、元人之書；而明代士子之空疏，遂於歷代爲最甚。蓋一種學問之末流，恆不免於流蕩而忘反。宋學雖未嘗教人以空疏，然率其偏重義理之習而行之，其弊必至於此也。物窮則變，而清代之漢學又起。

清儒之講漢學也，始之以參稽博考，擇善而從，尙祇可稱爲漢、宋兼采。其後知憑臆去取，雖極矜慎，終不免於有失，不如專重客觀之爲當也。其理見下。於是屏宋而專宗漢，乃成純粹之漢學。最後漢學之中，又分出宗尙今文一派，與前此崇信賈、馬、許、鄭者立別。蓋清儒意主復古，剝蕉抽繭之勢，非至於此不止也。

經學之歷史，欲詳陳之，數十萬言不能盡。以上所云，不過因論讀經之法，先提挈其綱領而已。今請進言讀經之法。

治學之法，忌偏重主觀。偏重主觀者，一時似愜心貴當，而終不免於差繆。能注重客觀則反是。今試設一譬：東門失火，西門聞之，甲、乙、丙、丁，言人人殊。擇其最近於情理者信之，則偏重主觀之法也。不以己意定其然否，但考其人孰爲親見，孰爲傳聞。同傳聞也，孰親聞諸失火之家，孰但得諸道路傳述。以是定其言之信否，則注重客觀之法也。用前法者，說每近情，而其究多誤；用後法者，說或遠理，而其究多真。累試不爽。大抵時代相近，則思想相同。故前人之言，卽與後人同出揣度，亦恆較後人爲確。況於師友傳述，或出親聞，遺物未湮，可資目驗者乎？此讀書之所以重「古據」也。宋人之經學，原亦有所長；然憑臆相爭，是非難定。自此入手，不免失之汗漫。故治經當從漢人之書入。此則治學之法如是，非有所偏好惡也。

治漢學者，於今古文家數，必須分清。漢人學問，最重師法。各守專門，絲毫不容假借。如公羊宣十五年何注，述井田之制，與漢書食貨志略同。然漢志用周官處，解詁卽一語不采。凡古事傳至今日者，率多東鱗西爪之談。掇拾叢殘，往往苦其亂絲無緒；

然苟能深知其學術派別，殆無不可整理之成兩組者。夫能整理之成兩組，則紛然淆亂之說，不啻皆有綫索可尋。今試舉一實例。如三皇五帝，向來異說紛如，苟以此法馭之，卽可分爲今古文兩說。三皇之說，以爲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立各一萬八千歲；人皇九頭，分長九州者，河圖三五歷也。以爲遂人、伏羲、神農者，尚書大傳也。以爲伏羲、神農、燧人，或曰伏羲、神農、祝融者，白虎通也。以爲伏羲、女媧、神農者，鄭玄也。以爲天皇、地皇、泰皇者，始皇議帝號時，秦博士之說也。除緯書荒怪，別爲一說外，尚書大傳爲今文說，鄭玄偏重古文。伏生者，秦博士之一。大傳云：「遂人以火紀，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穀蔬，故託農皇於地。」可見儒家所謂三皇者，義實取於天地人。大傳與秦博士之說，卽一說也。河圖三五歷之說，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列爲或說，其正說則從鄭玄。補三皇本紀述女媧氏事云：「諸侯有共

王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禮。乃頭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云云。上言祝融，下言女媧，則祝融卽女媧。白虎通正說從今文，以古文備或說，或古文說爲後人竄入也。五帝之說，史記、世本、大戴禮並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當之。鄭玄說多一少昊。今案後漢書賈逵傳，逵言「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德，則漢不得爲赤。」則左氏家增入一少昊，以六人爲五帝之情可見矣。史記、世本、大戴禮皆今文說，左氏古文也。且有時一說也，主張之者祇一二人；又一說也，主張之者乃有多人，似乎證多而強矣。然苟能知其派別，卽可知其輾轉祖述，仍出一師。不過一造之說，傳者較多；一造之說，傳者較少耳。凡此等處，亦必能分清家數，乃不至於聽熒也。

近人指示治學門徑之書甚多，然多失之浩博。吾今舉出經學入門簡要之書如下。

皮錫瑞經學歷史。此書可首讀之，以知歷代經學變遷大略。

廖平今古文考。廖氏晚年著書，頗涉荒怪。早年則不然。分別今古文之法，至廖氏始精確。此書必須次讀之。

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吾舉此書，或疑吾偏信今文，其實不然也。讀前人之書，固可以觀其事實，而勿泥其議論。此書於重要事實，考辨頗詳。皆前列原書，後抒己見。讀之，不啻讀一詳博之兩漢經學史也。此書今頗難得；如能得之者，讀廖氏今古文考後，可續讀之。

禮記王制注疏。

周禮注疏。

陳立白虎通疏證。

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

今古文同異

重要之處，皆在制度。今文家制度，以王制爲大宗；古文家制度，以周禮爲總匯。讀此二書，於今古文同異，大致已可明白。兩種皆須連疏注細看，不可但讀白文，亦不可但看注。白虎通義，爲東京十四博士之說，今文學之結晶也。五經異義，爲許慎所撰。列舉今古文異說於前，下加按語，並有鄭駁，對照尤爲明了。二陳疏證，間有誤處。以其時今古文之別，尙未大明也。學者既讀前列各書，於今古之別，已可了然，亦但觀其采摭之博可矣。

此數書日讀一小時，速則三月，至遲半年，必可卒業。然後以讀其餘諸書，卽不慮其茫無把握矣。

古代史書，傳者極少。古事之傳於後者，大抵在經、子之中。而古人主客觀不甚分明；客觀事實，往往夾雜主觀爲說；甚有全出虛構者，是爲寓言。參看後論讀子之法。而其學問，率由口耳相傳，又不能無譌誤。古書之傳於今

者，又不能無闕佚。是以隨舉一事，輒異說蠡起，令人如墮五里霧中。治古史之難，以此。苟知古事之茫昧，皆由主客觀夾雜使然。卽可按其學術流別，將各家學說，分別部居；然後除去其主觀成分而

觀之，卽古事之真相可見矣。然則前述分別今古文之法，不徒可施之儒家之今古文，并可施之諸子也。此當於論讀子方法時詳之。惟有一端，論讀經方法時，仍不得不先述及者。則「既知古代書籍，率多治其學者東鱗西爪之談，並無有條理系統之作；而又皆出於叢殘掇拾之餘；則傳之與經，信否亦無大分別」是也。世之尊經過甚者，多執經爲孔子手定，一字無譌；傳爲後學所記，不免有誤。故於經傳互異者，非執經以正傳，卽棄傳而從經。幾視爲天經地義。殊不知尼山刪定，實在晚年，焉能字字皆由親筆。卽謂其字字皆由親筆，而孔子與其弟子，亦同時人耳。焉見孔子自執筆爲之者，卽一字無譌。言出於孔子之口，而弟子記之，抑或推衍師意者，卽必不免有誤哉。若謂經難私造，傳可妄爲，則二者皆漢初先師所傳，經可信，傳亦可信；傳可僞，經亦可僞也。

若信今文之學，則經皆漢代先師所傳，卽有譌闕，後人亦無從

知之。若信古文之學，謂今文家所傳之經，以別有古經，可資核對，所異惟在文字，是以知其可信，則今文先師，既不僞經，亦必不僞傳也。

是以漢人引用，經傳初不立別。崔適春秋復始，

論漢儒引公羊者，皆謂之春秋，可見當時所謂春秋者，實合今之公羊傳而名之。」甚詳。余謂不但

春秋如此，卽他經亦如此。太史公自序，引易「失之豪釐，繆以千里」，

此二語，漢人引者甚多，皆謂之易。

今其文但見易

緯。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載孟子對齊宣王好勇之問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

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文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此文王之勇也。一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當爲詩書之辭；然「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實爲後人平論之語。孟子所引，蓋亦書傳文也。舉此兩事，餘可類推。

近人過信經而疑傳者甚多。予去歲辨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一文，曾力辨之。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冊，可以參觀。又如北京大學月刊一卷三號，載朱君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謂欲「判別今古文之是非，必取立敵共許之法。古書中無明文。今古文家之傳說，一概捐除。惟易十二篇書二十九篇詩三百五篇禮十七篇春秋論語孝經七書爲今古文家所共信。因欲取爲判別二家是非之準。」朱君之意，蓋欲棄經說而用經文，亦與梁君同轍。姑無論經傳信否相去不遠，即謂經可信，傳不可信，而經文有不能解釋處，勢必仍取一家傳說，是仍以此攻彼耳。何立敵共許之有。今古說之相持不決者，固各有經文爲據，觀許慎之五經異義及鄭駁可見也。決嫌疑者視諸聖久爲古人之口頭禪，豈有明有經文可據而不知援以自重者哉。大抵古今人之才智，不甚相遠。經學之所以聚訟，古事之所以茫昧，自各有其原因。此等疑難，原非必不可以祛除，然必非一朝所能驟決。若有如朱君所云直截了當之法，前此治經之人，豈皆愚騷無一見及者耶。

治經之法，凡有數種：（一）即以經爲一種學問而治之者。此等見解，由昔日尊經過甚使然。今已不甚適合。又一經之中，所包甚廣，人之性質，各有所宜，長於此者不必長於彼。因治一經而徧及諸學，非徒力所不及；即能勉強從事，亦必不能深造。故此法在今日不甚適用。（二）則視經爲國故，加以整理者。此則各本所學，求其相關者於經，名爲治經，實仍是治此科之學，而求其材料於古書。

耳。此法先須於所治之學，深造有得；再加以整理古書之能，乃克有濟。此篇所言，大概爲此發也。
(三)又有因欲研究文學，而從事於讀經者。其意亦殊可取。蓋文學必資言語，而言語今古相承，不知古語，卽不知後世言語之根原。故不知最古之書者，於後人文字，亦必不能眞解。經固吾國最古之書也。但文學之爲物，不重在死法，而貴能領略其美。文學之美，祇可直覺；非但徒講無益，抑亦無從講起。今姑定一簡明之目，以爲初學誦習參考之資。蓋凡事熟能生巧，治文學者亦不外此。後世文學，根原皆在古書。同一熟誦，誦後世書，固不如誦古書之有益。而欲精研文學，則數十百篇熟誦之文字，固亦決不能無也。

《詩》 此書近今言文學者必首及之，幾視爲第一要書，鄙意少異。韻文視無韻文，已覺專門；

談韻文而及於詩經，則其專門更甚。何者？四言詩自漢魏後，其道已窮。非專治此一種文學者，不易領略其音節之美。一也。詩之妙處，在能動人情感。而此書距今太遠，今人讀之，實不能知其意之所在。二也。

詩義之所以聚訟莫決者，其根原在此。若現在通行之歌謠，其有寓意者，固人人能知之也。

故此書除專治古代韻文者外，但略事汎覽，知

其體例；或擇所好熟誦之即可。